

小說組亞軍 張虓



罕有的地道北京人·胡同人·四合院人·棗樹人和貓人。一個「二把刀」·左手耍著攝影·右手耍著文字·哪一把也都甚至沒有銳利到可以斬開過我自己。於是我兩肋插刀·繼續著我的找尋和遊歷。

貓詞典

那年冬天一早，開門
便是滿院的雪白
家裏人刻意不在下雪的時候掃院子
於是小院就像是急流中被捧起的一泓清泉
迥於外物，自成清麗
感覺下雪
他片刻興奮於雪片的紛飛
然而抓得無物，卻反而弄得一身濕
便也自覺無趣
從房頂悻悻而歸
跳下棗樹，穿過小園，回屋烤火
留下地上一串花瓣式的腳印
那是猴三兒

把角兒

還算是一隻大家閨秀，猴三兒出生在西直門內一間二進的四合院，因為讓屬虎的小少爺看見了，於是他就被自己後脊樑的肉吊著開始了最早的遷徙生活。猴三兒是隻貓，兄弟本是一窩三個，怎料老貓奶水不足，竟然一甩屁股失蹤了，等到家人發現，只剩下他一隻還奄奄一息地在抄手遊廊把角兒的小紙箱裏嗷嗷待哺，於是使用牛奶養活了他。也許是繼承了兩兄弟的精魂，她總有用不完的力氣，竟然兩個月就學會了爬樹，看著他用力張開雙臂，岔開指甲牢牢抓住粗糙的樹幹向上攀爬的樣子，家人覺得他像極了猴子，於是背著另一種動物構成的名字，來紀念這個在把角兒救回的小生命的三位一體。

猴三兒的家在北京西直門內側，要是城牆沒拆的話，猴三兒大概爬

在樹上連牆上的箭垛都能看得見。那時候據說城牆也可以建成一個遺址公園，若是如此，那必定成為猴三兒的遊樂園的。

耗子，燕麼虎子等

猴三聽說家中原來有兩棵樹，一棵是棗樹，另一棵也是棗樹。而現今只剩下了一棵，已然垂暮。

作為一隻生長在四合院裏的貓，不會抓老鼠就可算是一樁滔天大罪了。而家中的老鼠，竟然也像七俠五義的老鼠一般上天下地，無所不能，而猴三的捕鼠足跡，也遍佈了，陰溝房頂和牆根。與其他貓不同，猴三捉老鼠的功夫是自學成才的，他的後腿頗長而有力。每次都是面對老鼠先弓起身子，後腿用力一蹬，再將自己的身體舒展到極致同時亮出自己鋒利的爪子，將之深深的嵌入獵物的身體裏。更妙的是，他的後腿會不落地的追到老鼠身上，之後像兔子一樣用腿部的爆發力把對手揣暈，繼而安然的享受美食。此種方法可為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以至於猴三自己家的老鼠大半都搬了家，鬧得猴三兒每次想開葷都要假借去鄰人家除害的名義進行。

自來水管子下邊的圓形小洞是三兒在這個家唯一涉足不到的地方，它上面蓋著鐵柵似的罩子，又厚又沉竟讓他挪不動半分，可又隱隱聞到從裏面千回百轉滲出來的陰溝的味道，如果貼耳細聽：那裏面竟然是個躁動無比的世界，老鼠的猥瑣叫聲三兒自然是聽得出，還有他們倉促而細碎的腳步聲；翅膀拍打的聲音，那是鳥？不會，這些東西的叫聲很令他反感，總把耳朵震得難受——那大概是燕麼虎子。小時候跟奶奶在棗樹蔭下乘涼的時候，總有一大群撲楞蛾子和燕麼虎子在路燈旁邊飛來飛去。那燕麼虎子遠看就好像是耗子帶了翅膀，而且叫喚的聲音讓他心裏特難受，可這一胡同的人卻好像甚麼都沒聽見似的，於是自此猴三兒總疑心人都是聾的。

一天夜裏，他看見一隻燕麼虎子倒掛在棗樹樹梢，便心生歹意，悄悄的潛行過去，見那倒吊著的燕麼虎子如鐘擺一般晃來晃去毫無察覺，便猛地一躍撲中了那會飛的老鼠。不曾想樹枝實在離地太高，三兒便迷失在自己優雅的轉身落地與平穩緩衝中，全然忘記了手中的獵物。只見那燕麼虎子一個轉身，帶著讓猴三煩躁的嚎叫隱逸在黑暗之中。猴三兒就這樣喪失了自己品嚐會飛的老鼠的機會，但猴三兒也因為至少抓住了

那隻燕麼虎子高興了好一陣子。

棒尖兒

「又跟棒尖兒挨房上悶得蜜哪？」每每看見猴三跟女朋友一起在房頂的黑瓦片上曬太陽，家裏人就有些居心不良的這樣嚷著。既然家裏都叫她棒尖兒，猴三兒自己也就心安理得這麼叫起來。

高貴，聰明，謹慎而且敏感，棒尖兒實在算是極其典型的波斯貓，而搶得棒尖算是猴三兒人生中的一大得意事，這讓猴三兒在同輩中頗有了點面子。

棒槌

家裏新來一個棒槌，捉耗子的棒槌。舅舅全家去歐洲十國旅遊，所以把那傢伙送過來寄養十來天。猴三兒只能管那傢伙叫那傢伙，短腿，豬鼻子，臃腫的身材，比別人家的京叭狗還要臭，更因為他實在叫不出那傢伙的名字，因為太長。一進家門就熱情地伸出舌頭搖著尾巴介紹自己：他自稱來布裏克·庫布李希·馬克西蒙斯基·西區柯特·唐美福，並想要給猴三兒一個火熱的擁抱；猴三自然對這個不速之客絲毫不領情，雙腿前弓後蹬，怒目圓睜同時高高豎起尾巴——與狗不同，貓立起尾巴是為了宣戰。那個來布裏克·庫布李希·馬克西蒙斯基·西區柯特·唐美福說：「猴三兒你先別生氣，我是舅舅家的狗，就是過來借住兩天。」依然伸著舌頭哈哈地說著，「我不會搶你的吃的，我有自己的狗食」他沒完沒了，「其實呢，我的品種是日本仲狗，不過祖先是中國，聽說是秦朝徐福給我捎過去的，說甚麼我也算是留過洋海龜派……」「得了得了，」猴三兒粗魯的打斷「說好不許吃我的東西，還有，不許在我地盤上撒尿，要撒出去撒」。他慢慢放下自己高揚的尾巴，「至於你的名字，招頭去尾，叫來福！」

來福在家住的日子不多，在猴三兒的記憶裏他就是一隻崇洋媚外的蠢狗。來福曾經穿著特製的狗衣服，在家人面前大搖大擺的穿堂過戶，

「來福，你在那現甚麼眼呢？」趴在樹上的猴三懶洋洋的朝下面喊。

「你懂甚麼，這叫文明，誰像你還隨地大小便，我這樣的海龜派都用狗沙。」來福繼續他的招搖過市——身體依舊晃得像個節拍器。

「你這就叫做，衣冠禽獸。」猴三兒哈哈大笑，找自己棒尖兒去了。

來福知道猴三兒捉老鼠是一把好手，甭管上天下地，沒有他降伏不了的耗子。家裏人也頗以此為傲，繼而順嘴帶出來福的貪吃和無用。這讓來福很不忿，決心要拿一次耗子給大家看看，可耗子是夜行動物，就算你來福聞得到，聽得清，怎奈他們這些小傢伙動起來急如風快如電，衣冠楚楚的來福怎是對手。

事有湊巧，正當來福為捉不到耗子鬱鬱寡歡不得解脫的時候，他竟在陰溝裏看到了一隻奄奄一息的貨真價實的老鼠，——那大概是猴三兒前一天晚上早就玩膩的。來福如獲至寶，立刻叼起耗子去向家人證明了是貨真價實的有用之才。他把耗子放到客廳的家人腳邊伸著舌頭做得意狀，而正準備邀功請賞得他換來的卻是劈頭蓋臉的責打和怒罵。這讓猴三兒偷笑了很長時間。

後來來福納棒槌就這麼走了，猴三兒還有些想念，他不知道，有更多的人將要離開他的生命。

海子

春天，萬象更新，血氣方剛的猴三兒也在雄性荷爾蒙的刺激下蠢蠢欲動了。連街邊的柳樹也有了萌動的氣息，抽芽開花，輕柔的柳絮裹著樹的種子，把它的生命延續到不可見的遠方。柳絮或聚或散，和著旋轉的氣流飛揚輕舞。三兒就在一陣陣的龍捲風中周旋撲闖，追著那些輕柔的小精靈，而猴三兒卻越戰越勇，幾乎要跳起來撲倒他們了。三兒的撲鬥最終以春風的英雄氣短告終，當那群小精靈疲累的任憑猴三兒劍不出鞘的毛爪子聚散離合時，三兒竟然有了一種英雄高處不勝寒的寂寞，頂起胸膛，縱目一望這臣服於自己的世界，竟發現自己已經走得太遠——那是一片自己望不到邊的海子。海子其實不是海，而是湖。後海，則是北京什剎海水系的一灘湖水。不過對於三兒來說，後海已經足夠大以至於稱為海了。

猴三兒討厭水，當然是因為洗澡。但是這一片水竟讓猴三兒看得眼睛都直了，只見他微曲後腿陡然一蹬，便躡上了湖邊的白玉石柱——他想讓自己看得更真切一點，望向遠方，猴三兒的身體凝滯了，他感覺自己變成了一隻石獅子，雙目圓睜。孤寂而威嚴。

他聽著風的輕吟，看湖的漣漪，等待著日落拉下了夜的帷幕，穿越長夜，再一起仰望淡淡的微光撥開蒼茫的雲霧，伴著朝陽翩然起舞。一直這樣，夢見自己曾悠悠的度過了和北京五百年的每個春夏秋冬。

後海大概是孤獨的吧，他想，不盡為這片海默默守望著古城千年的嬗變而黯然神傷。這種孤寂就如同我在冷夜之中，舀起一泓冰水，一飲而盡。等待著，倚著石柱。守望著，伴著清風與鳥鳴。周圍的喧囂嘈雜，於一切都絲毫無關。

本應靜謐的夜到來了，酒精和放縱把猴三兒挑逗醒了，周圍的喧囂嘈雜重擊著他的耳膜，淫逸的嘶吼似乎是從海中傳來，似乎是在召喚他墮入這極暗的深淵。嚇得他跌下了高高的石柱，衝破酒精散佈的壁障，屁滾尿流的逃回了家。

他不知道自己做錯了甚麼，竟然那讓神潭變成了深淵。他妄圖再穿過柳樹成蔭的街道，沿著柳絮曾與自己捉過迷藏的王府的斑駁牆根，再去尋找那一片靜謐的千年，那一隅小小的白玉石柱。而燈紅酒綠的嘈雜和紙醉金迷的顏色，使猴三兒銳利的眼睛再也找不——一座酒吧的圍城點綴了那片海。

拆

有陣子猴三兒頗有點感到護食的壓力大了許多，每次從棒尖兒那回來總能聞到其他貓的味道，多的時候竟然有四五隻。仔細鑒別，那應當是南片大雜院的幾隻狸花貓的味道。自從跟黑拐子打過一架之後，他的幾隻手下對猴三兒雖不算畢恭畢敬，覓食的時候聞到他的氣味也會避讓三分；更何況前半年剛剛把南北片的胡同拓寬成了馬路，相繼有幾隻貓橫穿馬路的時候被汽車軋死，從此南北方的文化交流愈見稀少。在棗樹和房頂朵拉了幾泡「地雷」加強防禦後，三兒當即決定去找黑拐子問個明白。找黑拐子是要過馬路的，猴三對在馬路上橫行的那些大鐵傢伙確實心有餘悸，他一連靜靜的在路邊的草叢蹲了幾天，只露出一雙眼睛緊盯馬路，而這次不是狩獵，而是求生。一個好獵手是兼具智慧和耐心的，一連幾日他發現每天日出之後日落之前的幾小時，所有的鐵傢伙會發出昏紅的光暈同時夾雜著此起彼伏的嘶吼，就像被鎖住的惡狗一般動彈不得——時機到了，他叼著半條鹹魚在無數車輪間輾轉騰挪，信步閒遊一般就踱到了對面。

猴三兒發現南片和大半年前已經大不一樣了，街上明顯沒了人氣，少了往日人們該有的精氣，家家的外牆上都有個碩大血紅血紅的○拆符號，猴三對紅色極其敏感，他隱隱感到南片有了不尋常的變化。他把鹹魚叼到黑拐子的住處，那原是一間火德真君廟，在北京建都之前就有的，真君的泥像是文革時候砸掉的，唐山大地震時期的臨時屋棚把廟密密匝匝的圍成了一座大雜院，而碩大的房梁和斗拱則給了野貓一個天然的遮蔽所——這是黑拐子之前給他講的，他是一隻見過世面的貓。他叫出了黑拐子，漆黑的房頂上黑拐子的目光已經沒有了那分炯炯，細細看來，他本應濕潤的鼻頭變得乾澀皸癢，原先雖不油亮但卻整齊的黑毛，竟蒙上了一層厚厚的灰土，好似一座陳年的泥像一般。猴三讓他把鹹魚吃了，他說不用了，用不著了；猴三問他這是怎麼了，他說要拆了，這廟也是；猴三說那幫狸花貓怎麼回事，他說他們實在沒地方去了，得可憐他們；猴三問他要怎麼辦，他說一塊死。這話嚇了猴三一跳，他說沒關係，自己也老了也搬不動了，既然一輩子都在這活著，那就活到死。他讓猴三趕緊走，推土機來了，這廟說話就拆，猴三方欲勸他幾句，竟被他連吼帶咬打出了那廟。陡然間，一輛巨型的四輪鐵怪物從猴三身上掠了過去直沖向老廟，他嚇得抱住頭一動也不敢動。再等到三兒睜開眼睛，破廟已經被飛揚的塵土席卷了……

大拿

黑拐子是南片的大拿，手底下有七八隻串種的梨花貓。三兒曾為了爭棒尖兒跟他幹過一架，平手，那是隻十七八歲的老黑貓，右腿微微有點癩，原來是一位拉二胡的老先生收養的，聽說是讓拆遷辦的人推了一把，患了心臟病，死了。黑拐子一急就咬了那人一口，結果被打折了腿。鄰居說沒見過替主人報仇的貓，都覺得丫忠義，久而久之他竟也成了那一片的野貓釘子戶，那陣子在古廟收留了不少無家可歸的大貓小貓，只是在人們拆廟之前，囑咐了幾句，就讓這些貓各奔前程，背向他們祖先住了幾輩子的房頂，流向未知的世界。

形影相弔

不暖和了。

房間的暖氣停掉了，猴三兒倒是並不很介懷，依然四仰八叉的把自己攤在棗樹幹上曬太陽，像一坨牛糞，而且沒有被好好消化過的那

種——他太髒了，很久沒人給他洗過澡了。

他不知道家人搬走了——直到屬於自己的飯碗再沒有任何食物。

猴三兒終究是一隻家貓，即便他一直自詡為野貓，沒有現成的剩飯吃總是令貓難受的一件事，尤其是雞肝那細膩油滑的口感。

奇怪，平日裏興風作亂的老鼠似乎一夜之間就不見了，房頂，陰溝，牆根竟然處處都探不到一絲老鼠的影蹤。家人在的時候，聽到老鼠叫喚都不免煩躁的唧噥幾聲，而此時家中四下無人，他們也竟不識趣的躲了起來。猴三兒不信這個邪，在打敗黃鼠狼的那個陰溝口蹲守了兩個鐘頭。不管是耗子還是黃鼠狼，我吃你全家。他野心勃勃的想。

直到月上樹梢，棒尖兒的召喚把猴三從無望的期盼中拉了回來；棒尖兒問猴三兒吃飯了沒有。猴三的尊嚴是能不允許還有吃不著飯這樣丟臉的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這對正值壯年的猴三兒豈不是太過滑稽了麼。他信誓旦旦的說，當然吃了。這句話很有底氣。棒尖兒說我得搬家了，以後不能跟你一塊玩了，拜拜。說罷一溜煙兒的就跑沒了。猴三兒愣了，望著棒尖兒飛逝的影子，他喊了一聲：跟我私奔吧。

沒回聲。

剛才強努出來的底氣，頓時發散光了。他意識到自己失戀了。

他忽的看到曾在南片牆上的血紅的○拆，在月光的掩映下，竟然像被自己撕咬虐殺過的老鼠屍體一樣沁著血攤在自己家的牆上，明晃晃的讓他有點暈眩。

他頹然的攤在樹上，餓著肚子眼巴巴的望著門口的一切。所剩無幾的樹葉，變得更加脆弱，在冷風中與樹幹摩擦發出沙沙的聲響——提醒著猴三兒這註定是一個不眠夜。而此時的他，更像一坩消化不良的牛糞。

牛糞與自己在月光下的影子爬在一起，他差點沒哭了。

板兒樓

但是。

主人竟然回來了！猴三兒的生命看來又有了轉機。

這次不是貓糧，家人帶來了猴三兒日思夜想的雞肝！他本看中了隔

壁大孀剛買的魚，正在刮魚鱗，而他早已趴在房檐邊不時探出折起雙耳的小腦袋伺機而動了。忽聽得雞肝的香氣和著對猴三兒的召喚，從久已無人的老屋席捲而來。他登時一個機靈，把頭後轉一百八十度定神聞聽，待到確認便飛也似的穿過層層黑瓦構成的海洋，一個箭步衝下棗樹將雞肝擁入懷抱繼而大快朵頤了。

待到酒足飯飽，心滿意足的猴三兒方欲找個太陽地兒來個小憩，怎料家人的兩隻大手一鉗，牢牢地協住了他的兩肋。猴三兒一下子慌了神，他只能象徵性的掀起兩隻後腳像兔子一樣胡亂蹬揣兩下後，便不由分說被家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塞進了他平時唯恐避之不及的四輪鐵傢伙裏面。

這是一個封閉的空間，而外面的景物卻像走馬燈一般飛速掠過，他驚恐的在裏面躡上跳下，而結果是被反扣在了一隻大紙箱中。

車停了，家人捧著紙箱子走進了社區，猴三兒依然在其中翻來覆去的嚎叫。從小小的紙箱的縫隙中，他抬頭看見了無數摞起的直聳入天的箱子們，而他和家人被裝進了其中一隻。

對猴三兒來說，這只不過是從一個黑暗的憋悶的封閉空間，轉進了另一個充滿光明卻依然抬頭不見天日的憋悶的封閉空間而已。抓撓和嚎叫成為窮途末路的猴三兒的唯一的徒勞反抗，在這個世界，他看不見綠色，看不見泥土，他想起了被自己捉住的鳥兒的撲打，而四面的牆就像利齒般牢牢鎖住了他。

家裏人把猴三帶去寵物公司洗澡，人家說這貓野慣了根本不收。家人只能悻悻的又把三兒抱回去。可頑強的猴三不放棄任何掙扎的機會，一蹬一揣沖出了寵物商店。此時他就像一隻發了瘋的野牛，撞開了他前面一切的阻擋跑進了一隻鐵傢伙的底盤底下。

說來可笑，平時視之為天敵的四輪鐵傢伙竟在這時候成了猴三兒的避難所。猴三兒在車下面戰抖著瑟縮成一團，人家裏人怎樣的威逼利誘也無濟於事，而貓畢竟鬥不過人，在一番拉鋸戰之後，他的尾巴被萬惡的火鉗子牢牢夾住了。猴三發出了一聲撕心裂肺的哀號，用力掙脫了鉗子，更加拼命的向相反的方向逃竄，人們終究再不能追上他了。

猴三兒拉稀拉得厲害，看來是讓人揪斷了尾巴。他虛弱的舔著自己用來交換自由的代價，疼痛鑽心。

下雨了。

他站起身，沿著馬路向前狂奔，路邊，是一排高大繁茂的楊樹，連天空也被遮蔽，此時的街道陰森而可怖，他的喉嚨似乎被甚麼所積鬱，想出聲卻不能，只能向前狂奔，任憑雨水打濕全身...

猴三兒想念小院，想念老棗樹，想念自己的女朋友。

這一夜，沒有貓知道猴三兒的夢。

末了兒

末了兒，猴三兒沒了；

這故事，也就到了末了兒。

得獎感言

當我們還在費盡心力研究生存的意義的時候，貓兒們大概早已經吃飽了睡覺去了。

自由之於他們不過就是一種生活或是藝術。這種不遜與桀驁是貓兒們用生命來詮釋的，也是現代人所可望而不可及的——人似乎已經無法擺脫城市這個桎梏，它讓人類變得庸俗而且單調，它讓越來越多的記憶被抹煞，它讓越來越多的貓兒被馴化……

我恨透了城市，可我且依然要像蟲豸一般寄生在這母巢中；

我愛北京，可我卻找不著她。美人再不會愛北京了。

我欲哭無淚…… Loving you feelfine……

評審評語：

張大春

以貓為主角的寓言，運用速寫的筆法，將北京四合院之間、介乎家養與街放之間的貓兒們刻畫得生動有致。作者有意為貓和貓所生活的社區賦予更強烈的現實意義；一個疾速向前發展的變遷社會，不斷拆除、崩解歷史和記憶的文明，巨大難以逃脫的「豢養」生態以及此一生態對個人自由的輕蔑抹殺，似乎都是作者隱隱然試圖反省的深刻主題。

李銳

這是一篇豐滿生動的小說，語言簡潔有力，有股奪人的灑脫之氣。一個本來屬於城市建設的「公共話題」，卻在作者的筆下獲得了獨特豐富的文學意味。故事曲折引人，以一隻貓的命運折射出現代大都市對自由生命的侵害和剝奪。心高氣傲、自由無羈的貓王「猴三兒」終被扼殺在鋼筋水泥的世界中，一個生機勃勃的動物世界終於崩毀於人的侵佔，這一切讀來令人動情尤深。